抗命与应验:《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伤疤叙事研究

姚　遥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作为婚姻命定故事,均写人物因不满命定妻子的出身而试图抗命,致使妻子留下伤疤,而婚后伤疤的揭露情节也意味着命定婚姻预言的应验。本文即以伤疤叙事为切入点,结合民间故事类型学与文本细读,梳理两篇作品的共同情节,并从唐代的婚姻门第观念、传奇求奇尚怪的创作心理以及相关叙事传统等方面分析《定婚店》的伤疤叙事,并结合《灌园婴女》比较两篇作品中伤疤在呈现方式与叙事功能上的差异,进而揭示伤疤叙事在婚姻命定故事中的特殊性。

[关键词]《定婚店》;《灌园婴女》;伤疤叙事;婚姻命定故事

[作者简介]姚遥(2001—),女,广东汕尾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DOI]https://doi.org/10.62662/ysxk0205006　　[中图分类号]I207.41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ysxk2025@163.com

《太平广记》卷一五九“定数十四”与卷一六〇“定数十五”后均标有“婚姻”二字,共收录了十二篇婚姻命定故事。这些作品多通过异人预言或梦兆预示婚姻,再以人物后来的婚姻经历验证命定。其中,《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两篇不仅涉及婚姻命定主题,还呈现出相似的叙事情节。本文将其界定为伤疤叙事,即人物因不满命定妻子的出身而抗拒命定婚姻的安排,造成其命定妻子身体上的伤疤,而伤疤又在后续情节中参与了婚姻预言的应验。两篇作品在这一叙事上的相似性,构成了本文选取二者进行比较的依据。

既有研究对《定婚店》的讨论多从宿命观、月老形象及赤绳意象等方面展开,而伤疤这一设置在婚姻命定故事中的叙事作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以《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为中心,比较两篇作品在相关情节安排上的异同,并探讨抗拒命定婚姻这一行为所造成的伤疤叙事,与婚姻预言应验之间的联系。

一、婚姻命定故事中的伤疤叙事

(一)民间故事类型中的命定婚姻与伤疤叙事

《定婚店》作为月老配婚型民间故事的早期经典文本,可从民间故事类型学考察其情节渊源。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AT 930A 归纳了与命定相关的故事类型,其《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则以母题 T22.2“命定妻子”(Predestined Wife)和 H51“凭借伤疤识认”(Recognition by Scar)标记了相关的叙事要素,为本文考察婚姻命定故事中的伤疤与应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参照。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丁乃通按照 AT 分类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总结了“命中注定的妻子”相关文本所包含的主要情节:“1.女孩已跟主角订婚,但因出身卑贱被推进水中。2.推进水中的女子,被大官救了,并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养大。”丁乃通所归纳的情节来自明代冯梦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这一概括呈现了婚姻命定故事中人物试图摆脱婚姻、命定妻子身份经历转变等情节特征,但其所列情节并未涉及伤疤在身份确认或预言应验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整体故事类型的归纳与具体叙事要素的考察各有侧重。《太平广记》所收十二篇婚姻命定故事,也仅有两篇涉及伤疤相关叙事。伤疤在婚姻命定故事中的叙事功能,仍需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

关于《定婚店》所属故事类型的情节特征,张举文在《民俗研究十讲》中指出:“定亲故事在中国最初是以标题定婚店出现在 9 世纪早期完成的搜集整理中的,此后一直保存在各种故事文本或口头变文中。”他还转述了泰勒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一故事类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与下层女孩的注定姻缘,蓄意谋杀者与其造成的伤疤,以及由伤疤所揭露的预言应验。该论述将伤疤与命定婚姻预言的应验直

接联系起来,伤疤成为连接人物抗命行为与婚姻应验结局的重要凭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伤疤在婚姻命定故事中承担的叙事功能。

(二)《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共同情节结构

《定婚店》中"赤绳系足"的书写塑造了婚姻命定的经典意象,书写韦固为抗拒婚姻预言而命人刺杀未来的妻子,却谋杀未遂致使女婴眉间留下一道伤疤。最终伤疤成为揭开其命定妻子身世、应验婚姻预言的有力凭证。于是"此绳一系,终不可逭"的浪漫姻缘观念,与这道象征着韦固曾残害他人的伤疤形成了颇有戏剧意味的反差。《灌园婴女》亦写人物因不满命定婚姻的预言而伤害女婴,汪辟疆在校录《定婚店》后指出:"唐末人记此事者,尚有《玉堂闲话》所纪《灌园婴女》一则。虽事实微有歧异,然同出一源可知也。"这一判断为两篇作品的比较提供了文献依据。

两篇作品皆以人物对命定婚姻预言的抗拒作为叙事的起点。《定婚店》中,韦固得知自己的命定妻子是"店北卖菜陈婆女",于是嫌弃其出身而令家奴"杀彼女",试图以暴力斩断命定的姻缘。《灌园婴女》中,秀才经卜者指引得知命定妻子是"滑州郭之南"灌园人家的两岁幼女,也因自认"门第才望,方求华族"企图以暗害方式摆脱命定婚姻。此中人物均因根深蒂固的门第阶级观念,无法接受与底层女子结合而做出这样的举动。表面展现出人物抗命的动机,实则是将对女方出身的轻视转化为具体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在婚姻与命定的共同主题下,既成为伤疤形成的直接原因,又构成了人物无法抗命的具体表现。

不仅如此,伤疤在后续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作用。《定婚店》中,妻子需要"常帖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引发韦固的疑惑与追问,才将眼前的妻子与当年被刺的女婴联系起来。《灌园婴女》则是其妻"患头痛,数年不止",医者取出头部的针后才揭示其早年的受伤害经历。可见伤疤的形成在女子身体上留下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伤害,既无法通过人为方式彻底掩盖,也无法通过自然愈合消失,只能以间接形式隐藏或伴随终身隐痛,成为后续应验的伏笔。尽管两篇作品中的伤疤呈现形式存在差异,但最终伤疤的揭露与显现,都将人物过去的抗命行为带入当下情节,使人物得以确认妻子命定的身份,使命定婚姻的预言得以应验。由此,人物试图破坏婚姻预言的行为不仅没有达到斩断命定姻缘的目的,反而成为最终预言应验的一环,形成抗命与伤疤,伤疤与应验的叙事联系,最终指向"天命不可违抗"的主题。

二、《定婚店》中伤疤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涵

(一)婚姻门第观念与抗命的叙事动因

韦固以女婴的出身为由抗拒命定婚姻,这种门第观构成了他施害行为的直接动因。《定婚店》对韦固的塑造颇具意味,他"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却读不懂月下老人手中的"天下之婚牍"。月下老人说红绳能够消弭贵贱悬隔使人结为夫妇,但当韦固以为他命定的妻子只是"眇妪之陋女"后,却立即产生了杀意。韦固施害的动机,本质是嫌其出身低贱,他理想的妻子是清河司马潘昉之女这样的高门女子,而命定妻子的出身显然与其婚姻期待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惜以杀人来破坏命定婚姻。至此,韦固博学的才子形象与其抗命杀人的暴戾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同样,这种博学又与其对婚姻命定的无知形成反差,即他能够识读文字,却读不懂命定的预言。他试图凭借个人意志摆脱婚姻预言,却亲自制造了后来确认这桩婚姻的伤疤凭证。

此外,《定婚店》作为唐人小说,还需回到唐代婚姻制度的历史语境。韦固的抗命行为不仅是对命定妻子出身的失望,还与当时的婚姻制度与士大夫身份的自我认定密切相关。"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直接表明,韦固将婚姻视为与自身家世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女方的出身成为判断婚姻结合的重要依据。多年以后,该女婴以郡守王泰的侄女的身份与韦固成婚。当年因出身低微而险被杀害的女婴,摇身一变成为经由官宦家庭抚养的高贵女子,门第观造成的身份冲突在这个结局中已然得到了缓和。可是这位高贵女子身上留下的伤疤,记录下当初被嫌弃时刻所遭遇的暴力,似乎成为命运对韦固试图抗拒命定的反讽,实际上也折射出唐代士人在婚姻门第上的执着。

相似的情节也见于《灌园婴女》。秀才自恃"门第才望,方求华族",于是将细针刺入灌园女婴的头顶,企图摆脱婚姻预言。同样,女婴后来因父母双亡而由廉使收养,长大后成为秀才之妻。两篇作品都将婚姻与门第直接联系起来,并将人物因门第差距产生的抗命之举转化为对妻子的伤害。再通过安排女子以更高的身份地位进入婚姻,使婚姻预言最终应验。从《太平广记》卷一五九、一六〇所收十二篇婚姻定数故事来看,此类故事并不总以门第差异为核心制造冲突。例如,《卢承业女》涉及对婚姻对象命运及家族祸福的考量;《武殷》则写到郑氏之母因武殷迟迟未能成事,转而考虑家财丰厚的郭

绍。将这两篇置于该类故事群中考察可以发现，《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特殊性在于，这两篇明确呈现了门第观念对人物婚姻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人物对命定妻子的伤害联系起来，形成门第观念促成抗命行为，而伤疤则连接起抗命行为与最终婚姻结局的叙事结构。

（二）求奇尚怪与伤疤的戏剧性叙事

明胡应麟说唐人作传奇是“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亦指出唐人“尚不离于搜奇记逸”但已“始有意为小说”，可见求奇尚怪是唐传奇的典型创作心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定婚店》中设置的伤疤，或是在求奇追求下有意塑造的戏剧冲突，以此来强化婚姻预言应验过程中的戏剧性。

《定婚店》一开篇的设置便很巧妙，先交代韦固前往清河的途中寄宿宋城南店，遇到“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所以约定第二天早晨见面，韦固因求婚心切依约前往，到的时候还是“斜月尚明”之时，正是他的急切前往令他遇到了月下老人，从而得知了自己的婚姻预言，情节环环相扣。月下老人告诉韦固：“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巧妙之处便在于“他求何益”四字，本义是强调命定的不可违抗，却也为韦固后续抗命的行为埋下一个反向的伏笔，韦固恰恰要以“他求”来摆脱命定的姻缘。

于是当韦固得知命定妻子的身份时，他立马怒而问出：“杀之可乎？”并且将这股怒意转化为了行动：

> 固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

叙事的惊奇在这段描写里集中体现，从怒到磨刀，“磨”这个具体的动作意味着韦固并非被一时的怒意冲昏了头脑，他真的想杀死女婴并为了杀死女婴做了准备。由此可见韦固未必不信命定，或许他正是因为太相信，才需要通过如此狠戾的方式来彻底断绝预言的实现。随后他没有亲自动手，而是以万钱为酬命令奴仆行事。“赐汝万钱”的具体交易也进一步将韦固的杀意具象化。紧接着奴仆回答“诺”，杀人计划便迅速进入执行阶段。这段叙事几乎没有心理铺陈，而是用简洁的对话推动情节，这种干脆利落的叙事节奏也强化了故事的突发性与惊异感。

刺杀的地点在菜市，为后续的戏剧性转折留下铺垫。菜市的纷扰杂乱让这场行凶与逃脱不易被发现，也让意外更容易发生。奴仆原本要刺中女婴的心脏致其死亡，却在混乱中失手刺伤眉间，留下一个日后能够辨认的伤疤。奴仆“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这句话，不仅交代了女婴没有死，还暗示她可能带着伤疤活了下来。假如她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痕迹，后文也就失去了一个能够将当年的刺杀与后来的婚姻联系起来的具体线索。于是，当韦固发现妻子眉间花子是为掩盖刀疤的一刹那，伤疤串联起抗命的往事与预言应验的当下，印证了月下老人那句“他求何益”，就此形成一个前后呼应的圆形结构，从而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

（三）传统叙事母题的承袭与重组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唐宋小说鉴赏辞典》提到《定婚店》的创作并非完全取之街坊闲话或凭空想象，而是将眉间伤疤与民间传说中的张敞画眉故事联系起来。“在民间传说中，张敞与夫人原是青梅竹马的亲友，嬉耍时张敞无意中碰撞了她，眉间留下伤疤。所以张敞后来就只好为夫人画眉了。张敞的故事为李复言提供了一条主线，李复言使之复杂化，又增加了神怪色彩而已。”《汉书·张敞传》确实记载了张敞为妻子画眉，后世遂以“张敞画眉”作为夫妻恩爱的典故，但正史并未提及妻子眉间受伤的情节。这一传说与《定婚店》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尚难确证。不过该论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即李复言如何将伤疤与花钿结合，让血腥与浪漫共同进入婚姻命定的叙事之中。此外，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黥”一条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黥迹。”该文献直接把花子与遮掩黥迹联系起来，这显然更接近《定婚店》的情节，韦固之妻常贴花钿，是因为她需要遮掩幼年遇刺留下的伤疤，也更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

《定婚店》描写韦固之妻“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随即以“然”陡转，指出她“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眉间花子本是唐代女子的常规妆面，此处却因妻子始终不曾摘下而显得异常。直到婚后一年多韦固逼问，妻子才哭着解释。从长期遮掩到哭诉可见她对这道眉间伤疤的难以释怀，这一伤疤来自狂贼的蓄意暴力，形成毁容式的打击，眉间的花子愈美丽，伤疤的揭开便愈发触目惊心。然而这种暴力伤疤反而成为命定婚姻的应验凭证，真相的揭开令韦固叹曰：“奇也，命也。”夫妻二人因此相敬逾极。这个结局如同

花子一般赋予了伤疤叙事某种命定的浪漫,它既承袭了张敞画眉民间传说中对伤疤的弱化及对夫妻恩爱的刻画,又用巧妙的笔法遮掩了最初那场蓄意的杀害,将其重新组织成联结夫妻命运的凭证。最终,伤疤的残缺与恐怖便被转化为文人笔下的雅趣与艺术。

三、《灌园婴女》与伤疤叙事的特殊性

(一)伤疤叙事的表现差异

前文已论及《定婚店》与《灌园婴女》在叙事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但在伤害的实施方式和伤疤的呈现形式上,二者则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差异。

故事都源自人物对于命定婚姻预言的不满,从而引发抗命行为。《定婚店》中,韦固听闻月下老人之言愤怒不已,随后产生杀意开始磨刀,并命奴仆持刀刺杀女婴,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迅速,最终刀锋"才中眉间"的结果也更像是命定的偏差。比起韦固的狠戾,《灌园婴女》中的秀才则显得更为阴鸷。他得知命定婚姻的预言后,表现得"怀抱郁怏,然未甚信也",此后"愈不乐"。这桩预言令他耿耿于怀,最终他选择了亲自动手。他"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囟中而去"。从最初的抗拒心理到最终的伤害实施,可见秀才的行动是蓄谋已久,且十分隐秘的。

伤害方式的不同,也影响了伤痕在后续叙事中的呈现。从"刀刺"到"针刺",意味着人物的抗命行为从暴力的刺杀演变为更精准的谋杀。《定婚店》中,妻子眉间的伤疤被花子遮掩,因花子常年不去而引起韦固的怀疑。妻子说明身世后,伤疤便成为连接当年刺杀事件与当下婚姻的命定凭据,前文已讨论过眉间花子在情节安排中的作用。然而比起可以遮掩的伤疤,《灌园婴女》中因针而导致常年反复的头痛就显得更加隐晦与残酷。秀才在无人时刻刺入女婴头顶的细针,无法形成可供辨认的外在伤疤,而是以长期头痛的形式持续存在,直至医者诊治,才溃出一针,伤害带来的痛苦终于以实体的形式得以呈现。

此间的宿命感与戏剧性正在于此,针的出现揭示了妻子长期受苦的缘由,也使秀才早年试图抗拒婚姻预言的行为得以揭露,命定婚姻获得了迟来的应验。但是《灌园婴女》并未明确写出丈夫凭借针伤认出妻子的过程,针在此处并不具有《定婚店》中那样明确的身份指认功能。如果说《定婚店》以外显伤疤连接过去的伤害与当下的婚姻,《灌园婴女》则通过隐伏的针伤及其显现来揭示命定的不可违抗。命运的应验固然构成两篇故事的主题情节,但其实现过程却并非全然浪漫。如果男性人物对命定姻缘的抗拒,最终转化为女性身体所承受的伤害,那么婚姻命定的叙事也会显露出令人不安的一面。

(二)伤疤叙事的特殊性及其可能

在本文考察的《太平广记》十二篇"定数婚姻"类故事中,除《定婚店》与《灌园婴女》外,暂未发现以伤疤为核心情节的同类作品,其他故事也会借助物件凭证揭示人物过往与命定婚姻的应验,但其叙事方式与伤疤叙事具有明显不同,可见伤疤叙事在命定婚姻主题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中,《朱显》从一段未能实现的婚事写起,朱显原想迎娶杜集之女,不料因为战乱,女子后来被选入宫中。多年后朱显说起早年和杜氏订婚旧事,还念出当年婚书里的句子,由此引出妻子的身世。《侯继图》写人物偶然得到一片题有相思诗的桐叶,并将其珍藏多年。后来侯继图与任氏成婚,吟诵起桐叶上的诗句,竟然发现是任氏所书,二人才知晓这段姻缘早有伏笔。冯梦龙将这两篇故事与《定婚店》一同收录进其编著的《情史》"情缘"一类,该类所收的皆是"缘定于天"的故事。《侯继图》一文后还附有冯梦龙点评曰:"五六年前,任氏已解相思,其风情必有过人者矣。韫玉不售,卒归拾叶之人。赤绳系定,不可强也。"《定婚店》中的赤绳系足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姻缘话语,此句点评可视为冯梦龙对命定婚姻故事的总结性表述,即情缘不是人力谋求可得,而是冥冥中早已注定。

前述还提及丁乃通按照 AT 分类法归纳"命中注定的妻子"相关文本所包含的主要情节,其核心情节的出处为明代冯梦龙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该篇故事同样涉及了婚姻中的门第偏见与蓄意伤害,但它与《定婚店》和《灌园婴女》的关键差异在于,人物是在婚姻之中因妻子的出身而蓄意谋杀。后续身份的揭示也并非伤疤或其他物证的意外发现,而是有意为之的身份反转。此外,清代蒲松龄的《柳生》对《定婚店》故事亦有所承袭。文中写柳生为了朋友周生"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适在内作小术,求月老系赤绳耳",同样保留了月老与赤绳和命定婚姻的联系。不同之处在于,当周生得知命定妻子是乞丐之女时,没有像韦固那样意图通过杀害命定妻子来摆脱预言,而是采取质疑的态度,随后自行寻觅婚配对象。可见《柳生》保留了命定姻缘、月老红绳与门第偏见的叙事元素,却并不以此导向抗命和伤害的行为,也就无需借助伤疤叙事来推动情节。

综上,《定婚店》与《灌园婴女》都将人物对命定婚姻的抗拒转化为对命定妻子的身体伤害,伤害所造成的伤疤在结局之际重新进入叙事。伤疤叙事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它将婚姻与命定应验紧密联系,使人物试图抹去的抗命行为重新显现,并赋予已经实现的命定婚姻以回溯性的意义。就命定婚姻故事的逻辑而言,伤疤叙事与其说是故意伤害的罪证,不如说是作者通过制造惊奇和巧合的手段,来反讽笔下人物的弄巧成拙,进而反证命定的不可逃避与不可违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命定婚姻预言的应验并非毫无代价,命定的妻子需要承载伤疤方能成为展示命运权威的叙事凭证,显露出了这一叙事逻辑背后不容忽视的暴力。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汤普森.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 郑海,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66-169.

[2](美)丁乃通.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 郑建威,等,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2.

[3]张举文. 民俗研究十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143.

[4]汪辟疆. 唐人小说[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263.

[5](宋)李昉. 太平广记(第四册)[M]. 汪绍楹,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61:1142-1143.

[6](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中华书局,1958:486.

[7]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

[8](唐)李复言. 续玄怪录[M]. 程毅中,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186-187.

[9]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唐宋小说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471.

[10](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M]. 方南生,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79.

[11](明)冯梦龙. 情史[M]. 长沙:岳麓书社,2003:34.

[12](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第三册)[M]. 于天池,注. 孙通海,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5:1974.

Defiance and Fulfillment: A Study of Scar Narratives in *Dinghun Dian* and *Guanyuan Yingnü*

YAO Y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As tales of predestined marriage, both *Dinghun Dian* and *Guanyuan Yingnü* depict male protagonists who attempt to defy their fated marriages because they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their destined wives, thereby inflicting scars on the women. The revelation of these scars after marriage signal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marital prophecies. Taking scar narrative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combines folktale typology with close textu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hared plot elements of the two tales. It then analyzes the scar narrative in *Dinghun Dian* in relation to Tang-dynasty conceptions of marriage and social status, the literary penchant for the marvelous and the strange in chuanqi fiction, and relevant traditional narrative elements. Finally,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Guanyuan Yingnü*, it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scars in the two tales, thereby elucidating the distinctive role of scar narratives in tales of predestined marriage.

Key words: *Dinghun Dian*; *Guanyuan Yingnü*; scar narratives; tales of predestined marriage